

集部

成都文類卷二十七

宋 扈仲榮等 編

記

官宇二

新建備武堂記 呂陶

安危治亂之變豈不難合哉人之情狃常習故舍先機取後患蓋亦多矣今朝廷所謂外憂者無如西北故秦

晉趙魏皆宿勁兵為之用治軍抗武於政最先而天下之勢亦以為最重重輕者天下之異勢安危治亂所從出易而無備則變逆之資也漢之衰冀州之兵起唐之季桂林之戍叛禍結不解乃底滅亡前轍往鑒足以懲警議者知三路之為重而不知蜀之不可為輕豈善計乎夫蜀之四隅緜亘數千里土腴物衍貲貨以蕃財力貢賦率四海三之一縣官指謂外府北倚劍閣險絶天下東連獽獠蟠聚深固西南皆蠻詔自古獷彊唐天寶

後嘗與吐蕃并力以二十萬衆三道入寇又嘗止成都西郛大掠華人數萬而南方其王政衰圮則姦豪憑險自安或七八十載不以賦稅歸中國吾朝混平宇内恩柔威禦咸有深意淳化之際吏暴于上澤壅不流經制爐矣民心懷危盜戚而作起甲午距庚子七年三亂狂夫一呼羣應如響今日取某州明日陷某縣嚮風輙靡何啻卷席之易戴白父老往往猶言其狀聞者為之寒心然則戎防軍政敢一日廢耶龍圖濮陽吳公之開府

也馭兵如民條教詳白凡居處飲食之具與其役任之
勞逸先治以宜用一厥心乃度府門之右作備武堂所
以講師律而訓戎伍也日練月習率有定令數視屢閱
饗勞繼之金鳴鼓奏士倍其勇萬衆旁睨震動耳目實
鎮守之重務氓俗之深利也昔晉武既平吳欲去州郡
兵以銜治安雖山濤盧欽力陳大本以為非是亦莫能
用及永寧之後寇難交起則郡國無備不能制唐穆宗
初兩河既定蕭俛段文昌謂武不可黷乃議銷兵及燕

趙之亂始募市人以戰復喪河朔斯皆固不知變撥去根本苟近效忘遠圖安能成天下之務哉蜀無事七十有三年議者恬然不怪民尚嬉樂惡聞干戈公一旦遠思長慮而及於此不獨為蜀之計乃為朝廷計也始民惡兵異公之為懦夫曲士從而騰説逮其久也則曰吾將賴之以安而説者亦愧悔不敢議易之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兵法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待其公之意歟且魯有治戎之備足為世法孔子序録附於王言春秋

書治兵大閲雖以義制文中存奥訓蓋一國之大事謹
興作也堂之成敢不第叙本末及其歲月云

辨蘭亭記　　　　　　　　　呂大防

蜀有草如諼紫莖而黄葉謂之石蟬而楚人皆以為蘭
蘭見於詩易而著于離騷古人所最貴而名實錯亂迺
至於此予竊疑之迺詢諸游仕荆湘者云楚之有蘭舊
矣然鄉人亦不知蘭之為蘭也前此十數歲有好事者
以色臭花葉驗之於書而名著况他邦乎予於是信以

為蘭攷之楚辭又有石蘭之語蓋蘭蟬聲近之誤其葉冬青其華寒其生沙石瘠土而枝葉峻茂其芳不外揚暖風晴日有時而發則郁然滿乎堂室是皆有君子之德此古人之所以為貴也廼為小亭種蘭於其旁而名曰辨蘭無使楚人獨識其真者命亭之意也

誠樂堂記

張震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富貴之適聲色之娛奇偉之觀玩好之用苟悅耳目而快心志者世之所樂而君子之所

大戚也智士喜權變才士喜功名辯士喜談說法士喜刻深文士喜彫篆以為吾之所為足以為世用異乎彼之所樂矣而曠達者笑之至有採於山釣於淵逃焉而不返曰吾無累乎中無慕乎外以休吾形而遺乎世自以為至樂矣然使其無得於心無見於道則其所謂樂亦非吾所謂樂也天下有至樂無有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夫天地之間萬物之變蓋亦多矣得其一必遺其二是故得之則喜失之則悲

未有能兼焉者今也反於吾身尚有見焉居天下之物無一不備於我者處於斯出於斯造次顛沛於斯歛之善一身推之善天下唯吾所為無不可者吾不既樂矣乎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夫知之者如耳之所聞好之者如目之所見樂之者如足之所履誠與不誠異也自吾所有而安之是之謂樂充吾之所樂以至於不知其所以為樂是之謂誠顔氏之樂樂夫此而已府治舊無書室震始作堂名之曰誠樂

抑退而游息焉噫吾豈真有得於此哉姑識其日月以待後之君子庶知其志云爾

分弓亭記　　范𡩋

蜀自岷山沬若水外即為夷境熈寧以來歲遣禁旅更戍今留屯成都者合土兵凡十有七營邊久無事軍政廢弛游手工技皆得編名籍中而鎧仗麾幟至朽敗不可用乾道六年蠻寇雅之碉門九年犯黎之虎掌殺州從事掠居民以去勢駸駸若無所憚上憂之命敷文閣

直學士吳郡范公自廣西經略使徙鎮全蜀公至即以練兵丁繕保障抗章騂聞上賜詔嘉獎於是簡士卒之驍勇者别為一軍壯且少者次之罷遣其老羸者日示以作坐進退之法亦非風雨不休而尤致意於射以為蠻夷所恃崎嶔大山掩翳叢木出沒其閒若猿猱然吾禦之者非刀矟所能及乃取弓人於綿弩人於閬相膠析榦治筋液角極六才之良闢廣場於府舍之北築亭西向摘杜少陵酬嚴武之詩名之曰分弓時輕裘幅巾

引數百人按試技力而賞罰其勤惰未幾軍容一新悉為精鋭蹶張者至千斤挽强過六鈞而命中者十八九於戲盛哉公嘗至亭上顧語其屬曰誰為謂蜀兵孱乎牧野誓師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與焉蓋今東西蜀與巴郡是也諸葛賛皇二公勲烈偉矣其平蠻討魏飛星流電之軍豈盡出於西北哉士不素習而使之操弓挾矢馳危陷阨未有不顛仆者非獨蜀軍然也今吾軍既練於昔而猶有所慮大抵興滞補獘用力甚難而敗之至

易經營終歲而荒之十日前功蕩然矣故曰屢省乃成欽哉功成而弗省省而弗屢此唐虞君臣之至戒而吾亭所為作亦欲取以自近而數省之耳公大儒退然若不勝衣而經綸方畧小用之已如此况擴而充之乎所謂收滴博之戍奪蓬婆之城又何足言哉亭剏於淳熙乙未之季秋成於明年之仲夏命謩識其歲月故併公語記之

雄邊堂記　　王敦詩

成都據右蜀之會近歲併川陜宣撫司建四川制置使即其地為治所總全蜀六十二州幅員數千里其西南與蠻夷接自關河震擾外控秦隴北又與狄為隣始置三大將領西兵分護蜀口而禁旅散在諸州勢分力單教不以律忽有警何異敺市人戰乾道九年吐蕃賴苗與奴兒結犯沈黎遠近騷然諸郡兵弗能扼乃調西兵臨之然猖獗不常殆無寧歲淳熙四年上命今龍圖胡公來帥蜀公既下車亟布寛大之令興滯補獘内固邦

本外飭武備申以威信截然其不可犯始公未至蜀首奏乞增戍西兵以示彈壓至是軍聲益張越明年奴兒結自縛款塞賴猫相繼稱藩互市復通内寧外謐廓廓然無一事公方深思長慮以為蜀久遠之圖因考古所以用蜀如諸葛孔明志在中原而得蜀後首决南征之策五月渡瀘擒縱孟獲如視童孺逮其心服然後為北定之舉蓋方經畧中原而猝有腹心之憂倉皇内顧則幾事去矣此孔明所以先事南方之意也矧我皇上内

修外攘方有事於規恢合吳蜀長技以掃清中原則所
以整師修戎以為不測之備者庸可緩哉而陳子昂猥
謂蜀士尪孱不知兵蓋亦未之思爾且唐中世吐蕃與
南蠻合兵冦成都蜀人被其毒為甚其後李文饒鎮蜀
建籌邊樓圖山川險要料簡士卒廢遣獰耄率户二百
取一丁號雄邊子弟弓弩鎧甲極其精良而二邊寖懼
踵接降服則蜀兵可用較然明矣公即推本其遺意條
上利害乞於本道選内郡精兵千人集之成都建營屋

一千二百楹以居之日給米鹽與成都之兵朝夕作大軍之法月一臨閲第其藝之高下以黄白金犒賞之凡器械軍行之物無一不備皆出創製又各為其副二千以備闕壞無幾何藝日益長營壘器械麾幟色氣日益精明於是蜀之兵備隠然如一敵國遠近見聞有畏有恃又建堂於廳事之西列兩庫於左右以貯軍需甲仗之屬暇日合將士習射於其上而旌别之遂冠以雄邊之名軍須緡錢十萬不取於他皆出於節約之餘以充

悠久治兵之費既成命敦詩記其事夫天下之勢合則强分則弱此必然之理也今蜀口聚兵而内郡武備漫不講非獨失居重御輕之權而機會之來一旦出師又無以鎮其後豈不敗乃事今公能於閒暇建萬世之長策立經陳紀百廢俱舉使大夫士人人如公憂國之心夙夜不懈天下事其有不立者乎公嘗謂夕郎為内相皇上蓋深知其才可以大用令施設見於蜀者特緒餘爾敦詩將指期年目覩公之行事章章如此既承命紀

述不敢復以文學淺陋辭敬再拜而書之公平江人字長文兒童走卒知之舊矣復著之使來者知雄邊之備與斯堂之建自公始

新建制置使司僉廳記　呂商隱

國朝分蜀為四路以益利及梓夔比路置兵馬鈐轄為率建炎用兵樞臣宣威蜀閫始併四路而統之又創安撫使於成都仍兼本路鈐轄以總一路軍民之寄紹興初又罷宣威命成都率為四路安撫置制使其事權與

宣威等是後兩大司更為廢興治所亦異至其控御廣
藩寄專上分天子西顧之憂則一也故制置使必擇有
文武長才知大體負重望極漢廷一時選者淳熈四年
二月以敷文閣直學士吳郡胡公為之公有氣節文章
為上所器歷螭坳詞掖登瑣闥鑾坡地近職親眷寵殊
渥迨夫剌姑熟典留鑰行都入從出藩赫赫卓有聲績
且嘗館北使慷慨不屈以片言單詞逆折其强悍難塞
之請上謂可大用以是命中外皆以為得人公仗鈇鉞

道夔潼以至于鎮所過延見吏民訪問疾苦當此時敵
國方和北鄙無兵革鬬爭之聲惟内郡之民財用竭於
征搉訴訟抑於無告與夫西南二邊疆埸之備弛於因
循者公率日夜究切之大者驛書小者立行陽開陰闔
曽未踰年衆政並舉邊圻夷晏治聲流聞上游數千里
廓廓無事先是制置使既置罷不常尚寓幕府於故錦
官樓下上漏旁穿岌然欲壓公暇日顧瞻謂非所以嚴
大行臺者於是撤而新之樓建於吕汲公有汲公自為

記公重去前人之迹仍因其制益以重堂翼廬前榮後
室署議有所退休有次壯觀宏深始稱西南方岳之體
既落成公命商隱記之商隱復于公蜀古為重地而鎮
蜀率用名臣然未有併總四路無事則兼制軍民有事
則專司征伐權重責大如今日者自兩漢以來始重叅
佐之選至唐而尤盛非昔望士不見羅致其後以將相
以勲業顯者多自幕府出蓋其識畧材具已見於為叅
佐之時矣如商隱輩固陋焉足以稱是選公今隆其賓禮

壯其居室所以待吏屬至矣凡受署於此者可不勉思所以副公待遇之意哉公笑曰然遂以為記

雄邊堂芝草記　　　　崔淵

淳熙四年上命敷文閣學士胡公為四川制置使兼之成都環六十州官兵號令實聽于制置使而成都為治所成都道控十六州而六州邊馬有警急書先至成都異時黎州羌夷反羽檄下諸郡之卒輒奔不利青羌奴兒結大侵曠歲不觧至取兵於御前諸軍兵車往來内

郡苦之公至布宣天子大恵建大將旗皷隂練士馬調穀積要害處選職任太守往諭威信與除前患復故約夷請命下吏絶徼毋擾公始歎曰國家混一區宇畫大渡河棄夷不用夷且内屬歳貢名馬求通於中國中國許之市以收夷心邉有夷儈或導之繹騷守者坐愚或生事皆非其故也何至以大兵長技與之較勝負哉顧今西兵十萬日夜勇於攻戰以向中原乃用之荒寒種落之地亦過矣於是蒐諸郡羡卒聚之成都率用西兵

技擊之制行有部曲居有營次勲勞有賞軍須有庫閱
習有鎧甲凡千人為軍軍成名曰雄邊以其事上聞天
子曰噫惟吾信臣實董西事邊備既飭軍制既定西方
用人時惟休顯哉其所上軍書奏可公拜手稽首奉揚
天子休命作堂於府榜曰雄邊以稱上指脩梁飛棨萬
瓦鱗次氣象宏偉與邊俱雄堂成於夏五月甲子冬十
月己亥芝草生於堂之右楹一本九疊西出而東向扶
踈秀穎如傳記所載瑞物可考不誣羣士大夫幕府將

佐悉來聚觀顧瞻華堂翼翼異異沈沈和氣上蒸磅礴宛轉
咸曰異哉自堂之成軍威益振邊益不揺事定民安蓋
有日用不知者而呈祥效異乃發于無情之草木其占
為安靜靜為福為祥皆以和致方公之為此堂也雖曰
用意於邊而握機制勝和衆安民實公之本心衆和而
民安機靜而不動因時閑暇降登斯堂舉酒屬客燕樂
侃侃歌詩頌聲更出迭奏當是時也邊無夕烽卒無踐
更且無傳箭滇以西粵雋以南名王係屬天馬來下祥

風所被自遠而近達于軍門升於屋梁煌煌晨數是生斯芝以表和祥安靜之應而為斯堂之瑞焉君子視履考祥非眩怪以詭俗侈美以夸世所履之徵即休祥之證且公鎮蜀於今三年用靜之吉不但因邊無事而致然也蓋蜀之害未盡去者曰茶曰鹽歲下詔書議蠲減執事者用計出奇項背相望不知其幾公獨用全力訖底于成置局講求遣官請署凡所以動心忍性合異為同奏牘如山飛章如雨越二年而減放之旨下茶園之

放枯衰者為錢楮十有五萬鹽井之減虛額以緡計者四十七萬九千有奇議定而譁息事成而民悅郡縣吏緩督逋如釋重負山林藪澤無横取皆若更生公之恵利於蜀卓卓若此今天用祥以彰公之茂烈以發揚和氣道達之所自以永四蜀安静和平之福是芝之也豈無意哉唐張建封昔為徐州得白兎于符離營屯韓退之以為武德行將有凶狡之徒束手待罪又曰不在農田而在軍田與今雖若相類然徐州之所以感名者則未

之閒也退之謂宜奏表以承天意公乃退託不言人無
知者因命屬部臨卭守吏隣陽崔淵具書本末以為之
記甞竊念公之軍雄邊也實用李文饒故事文饒雖頗
著名迹于時然固有所甚屹屹者悉恒謀之降而竒章
沮撓固争不能得凡其所言朝廷初未盡信至請以奏
篇寘諸政事堂之籍欲與宰相均任其責僅乃聽之其
中鬱鬱不平者多矣又何望太和交暢發為嘉瑞如今
日哉蓋公之精神上能動悟人主聽公所為而朝廷下

報書忞如公志下能訓服羌戎邊訖無事以成斯堂之美修之以輯瑞應合天人之心此又公之所有而文饒之所無也然天下一理特發見有遠近大小之異公以帷幄舊臣葢嘗鎮當塗留守建業臨江北望慨然有神州赤縣之歎分陜而西治軍振旅特其小者猶能收效致祥震耀全蜀異時端委冕弁輔相天子合謀并智掃清河洛使三邊晏然天下大治然後持此之静以為和斂此之和以遂萬物則嘉禾朱草皆可馴致將有大書

特書不一書以詔萬世者淵非其人也

籌邊樓記　　　　續添　陸游

淳熙三年八月既望成都子城之西南新作籌邊樓四川制置使知府事范公舉酒屬其客山陰陸游曰君為我記按史及地志唐李衛公節度劍南實始作籌邊樓廢久無能識其處者今此樓望犍為僰道黔中越巂諸郡山川方域皆畧可指意者衛公故址其果在是乎樓既成公復按衛公之舊圖邊城地勢險要與蠻夷相

入者皆可攷信不疑雖然公於邊境豈真待圖而後知哉方公在中朝以洽聞强記擅名一時天子有所顧問近臣皆推公對莫敢先者其使虜而歸也盡能道其國禮儀刑法職官宫室城邑制度自幽薊以北出居庸松亭關並定襄五原以抵靈武朔方古今戰守離合得失是非一皆究見本末口講手畫委曲周悉如言其閫内事雖耆老大人知之不如是詳也而況區區西南夷距成都或不過數百里一登是樓盡在目中矣則所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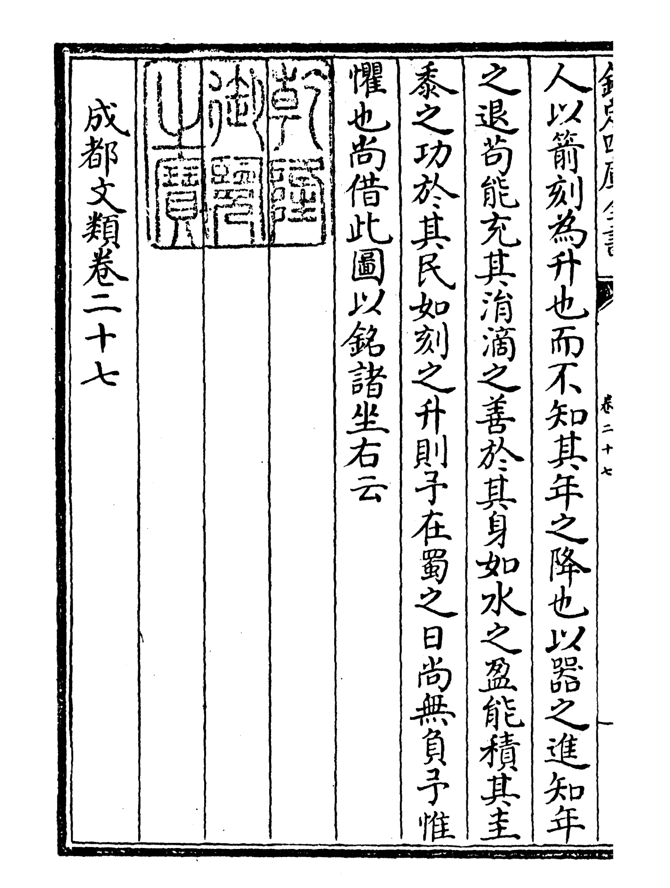
者直按故事而已請以是為記公慨然曰君之言過矣
子何敢望衛公然竊有幸焉衛公守蜀牛奇章方居中
每排沮之維州之功既成而敗今子適遭清明寛大之
朝論事薦吏奏朝入而夕報可使衛公在蜀適得此時
其功烈壯偉距止取一維州而已哉游曰請併書公言
以詒後世乎公曰唯唯

惜陰亭記　　　　京鏜

子聞乖崖張公鎮蜀時遇夕宴坐郡樓上鼓畚漏水歷

歷分明一刻差誤必詰之守籤者服爲神明公謂鼓角爲中軍號令不可不謹爾自子至成都首訪遺事所謂郡樓即今之銅壺閣也樓屹然自若銅壺則亡其實矣因詢其漏法則寅申巳亥陟降其水者凡四既無所依據其箭以七日半爲等日升一刻必驟進之前部頻數不無差忒因喟然曰此人而不天豈東坡所謂毋意毋我而得萬物之平者耶知成都縣事臨卭宋朝英於漏法甚精子屬其鑄壺刻箭始更其法測午中之晷爲升

箭之初畢百刻而後易仍以歴象考七十二候初末昏明晝夜短長之數日異旬殊差布於箭似能以自然之理求之天者復為圖鑱諸石且名以惜陰有問其然予告之曰人性勤惰得知天而不可强也使後世皆陶士衡則此圖為贅人不能皆上智下愚凡有懼心者即可進於善矧人生誰能滿百藉令滿百亦不過三萬六千日而已幼稚耄期之時且三之一前賢功業窘束於二萬四千日之境人以壺漏為盈也而不知其年之縮也



人以箭刻為升也而不知其年之降也以器之進知年之退苟能充其消滴之善於其身如水之盈能積其主泰之功於其民如刻之升則予在蜀之日尚無負予惟懼也尚借此圖以銘諸坐右云

成都文類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成都文類卷二十八九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邱庭澄

謄錄監生臣丁模

成都文類卷二十八

宋 扈仲榮等 編

記

官宇三 茶馬司 轉運司 鈐轄廳

都大茶馬司新建簽廳架閣記

楊天惠

茶之入以息計者凡二百萬馬之入以尾數者凡若干

而其奇羸其孳息溢于常數者不在是焉每歲以其入分實塞下又以其課登詒王府故自階文龍茂並塞之區以及洮岷湟鄯窮邊之徼凡兵若民咸指日望賜待我而後出入食飲其為利害不博且大哉利如是然其取於民者民未嘗怨而市於羌者羌未嘗厭也葢其法市茶以平估估馬以優直惟其所便一切捐以與之故來者滋勸已則募健卒僦餘夫畚休遞行輕鶩而疾驅不涉月達秦隴則固以享十倍之獲矣其所取既不苛

而所獲乃不貲如此故由元豐歷元祐更紹聖時事數化國是屢變至於此法莫之能改也非不欲改也是誠有不可改也已然使者所統地大以遠故使事之繁常稱之事鉅以繁故文書之夥亦如之凡縣官之所裁可而行下者遂無曠郵凡郡邑之所關决而須報者庭無虛跡日者有司嘗慮其多而易逸久而必亡也悉總為書而類次之復闢故屋而別藏之然而因陋就痺規模褊小下濆旁束黝眛不爽文牘後至者或無所容之而

幕府治事之廳尤為褊廹羣吏晨趨肩尻蹙掎蹀跡側睨需次乃進前此蓋有病者矣而未遑改作之功今使者黄公實始命揭而新焉度地若干尋為屋為若干楹其廣若干其深若干經始於元符己卯之秋落成於明年庚辰之冬視其中則大軸山峙方籤雲委望其表則綺疏華煥門序峻整赤白烱發觀者增氣時彰明縣令楊某聞而竊言曰夫金穀乾沒之弊根於胥史緣絶之奸萌於圖書之逸亡此吏治之常蠹尚非其大者也夫

惟朝没其一馬遺其凡暮絶其一馬闕其月積日引久遺亡猥衆則其成法與存者幾何是其為蠹不既大矣乎今黄公為是顧欲與成法為無窮計此其念慮深遠矣是固不可不書也乃沐浴而書告於公而刻之

都大茶馬司新建燕堂記　　楊天恵

出國門而西道伊洛經陜華度雍岐抵梁益凡為路若干為州若干而茶馬所産與所聚與所從出入皆總於都大使司任要且重故常選一時才能知名之士為提

舉或管勾分領其事間以禁從貴臣出帥秦中者兼制置之任以重其權其一寄治秦中其一則治成都常歲以其所部中分之循行廉問各以時往雖窮堡遐壘必轍環而節撫之外薄湞笮中貫褒斜横絶壠坻沐霜露櫛風雨蓐食而星馳窮日力而後即安既以周歲廵之數矣其外又有氓俗之疾苦自當諏訪官吏之良慝自當究切與夫朝廷之詔令自當以意風告於下者皆不可以諉人則凡州縣蓋有一再至者焉歲終則又理文

書戒徒御奏計於天子山行水宿踰月而後至已事而退又歷時而後還其任雖顯其為勤亦劇矣夫人勤而時有所息則其勤可以久息而時有所娛則其息可以安今吾使者以終歲之勤幸一日之息既至而無以為樂則人心或有所不釋雖靖恭君子初不以是為較然朝廷所以通顯使者之意豈適然邪而使者所以遠而有光華者固宜爾邪於是朝奉大夫黃公總職之二年嘗築錦堂於使居之西復築新堂於錦堂之西相址揆

日定計於功先賦材料工取成於慮始而極隆然而奥窈然而隅翼然而色斐然高明偉麗後先翔起以其與錦堂近故别其名榜之曰燕以為吾將燕休於斯云爾也夫以公之治最聞天下而省府虛位十常三四朝廷用才寧當以公為後而公亦自以才力精壯樂為時而出之寧鬱鬱久留於此然則兹堂之設決非為一身娛意者要以一日必葺不肯苟居而止耳公之心儻出於此歟嗟夫兹堂締構之壯悦可於人則夫人而見之矣

乃如公締構之意獨運於心則或者殆末之見也某不佞竊以憒憒之詞而發焉庶幾能見其端以為識者先也

運判廳謙思堂記　　文同

天下之事物常相與宜稱則文理順而制度得或鉅細輕重一有未合猝病之以為不當然遂起衆論矣區宇之大吾宋盡有之四指之極幅員萬里旁裁直製界為諸道其置使以轉運為名者常慎選注攸服其職厎財

賦寀僚吏宣布威恵顓假之柄其所與葢已重矣惟劒南西川原懋淄沃甿庶豐夥金繒紵絮天洒地發裝餽日報舟浮輦走以給中府以贍諸塞號居大農所調之半縣官倚之固以為寶藪珍藏云其所謂佐者既非㱿衆循歳月者之所能得其所止亦當崇大閎顯與主者儀形無歉缺始云其可矣今其所謂佐者之居舊嘗一切置之尋廢既復亦政襲往制回曲庳狹不足以視清曠講燕休餘基蓊然蔽沒蓬翟嚮所涖者未嘗營之

職方員外郎愛侯以經行明修所赴宜賴將漕之貳實以才擢既至攷究内外静煩首劇隠繆革悛潜利宣章列城信畏俯伏觀望不煩告諭自底恬肅惟是居處猒不如事思有以增易之使夫文理制度一與事物相表襮矣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昔總外計其已詳此今復仗節臨鎮於是聞侯之議志與侯恊乃規斥其地墻為一圍集材於羨命工於隙合諸意慮授以程品築隆址植巨廈曽不累月匠以成告危譙支空廣廇延廕衡攔擁

衡牕户通潔若翔而尚蟜將蟠而復振奇巒秀巘發遠思於其上鮮薖珍木悅真賞于其下寬衺可以觴賓侶靖密可以籌金穀壯哉雄乎誠大邦之崇構而外臺之偉觀也既落之侯謂廣漢郡尉文同曰是乃昔之所可指處今已化為佳境爾磨石以載疑事之闕將以屬子子其謂何同曰諾退自念昔韓退之為王南昌紀滕王閣柳子厚與楊長沙叙戴氏堂皆部吏也同今奉侯命而紀此職正宜矣其敢以不敏辭乃次其畧刻置亭下

以夸示永久然慙不文

轉運司聿修堂記

孫抃

仁廟朝興國吳公中復為殿中侍御史於至和初彈奏宰相梁公適貪黷怙權逮嘉祐初又論宰相劉公沆挾私出臺官補外二相皆由是去於是天下想聞其風采帝用嘉之特飛帛大書鐵御史三字旌其直繼以文儒二字錫之然以盡言卒不大用其後熈寧四年乃以龍圖閣直學士來帥西蜀先是皇考屯田君亦嘗來為成

都令矣惠愛在民民思之久而未忘也至是公下車則皆感激驚喜更相告曰斯其屯田之子也邪抑嘗宰德陽宰犍為作紅桑荔支紫竹之詩以錮民瘼而人至今德之者邪何父子之美也其為我蜀之賜不既多乎公於是知軍民之愛信也已即以簡易為政數月之間令行禁止闔境稱治時適議以永康軍為縣者公曰此地控扼威茂不可廢也又繼言曰昔王君之亂特出於戍兵之所為非蜀兵為之也議減戍卒而益蜀兵識者韙

之越明年而報政遷知長安令蜀之父老子弟思其流
風餘烈與夫望見其畫像則莫不咨嗟仰慕以為後來
者鮮儷焉於虖可謂賢也巳公以熙寧壬子去蜀距紹
興辛未葢八十年而有孫名㭉以直徽猷閣來領成都
漕計初入境士民復相告曰是屢嘗以藩鎮更使指所
至有聲者邪乃今知屯田之澤固未艾也夫周人之思
召公也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故益稱龍圖父子之遺
愛而喜徽猷之來必能率祖考攸行施大恵以庇於遠

民如魯人喜齊高子之來盟也公聞之悚然曰我家奕世載德令子不佞幸蒙餘慶優恩不墮先訓得繼承於魯大父大父以在此其或不力則何以增九原之光慰斯人之望也哉乃即公廨作聿修堂退而燕休取詩所謂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之義以自志焉而屬某書其事以為坤維故實辭不獲命試妄言之昔唐李勣謂房玄齡杜如晦辛苦立門戶亦望貽後悉為不肖子敗之故臨終戒其子孫曰毋令後之笑吾猶吾笑房杜也然身沒

未久其孫舉兵覆宗卒不免取笑於後何哉蓋勣當少
主房帷易奪之際顧望一言俾武氏奮而唐之宗屬幾
殲焉奈何獨幾其子孫能保門閥乎由此觀之天之報
施於其人其去取可知矣是以魏鄭公犯顏進諫勸其
君行仁義而有五世孫謩以剛正復相宣宗柳公綽歷
五院御史未嘗以私喜怒加於人而諸孫中有玭以清
直復為御史大夫議者謂龍圖逢時休明知無不言似
鄭公而輔相不在其身當在其子孫御史臺諫出入中

外似公綽而平昔周人之急自宜有後矧由屯田以來世濟其美令徽猷懋德不怠用克昭于顯祖獨不得為蓍龜乎傳曰有為者亦若是公何辭焉

轉運司興西樓記　　李石

岷為蜀山之傑俯瞰井絡於天西維者皆平川也環山四麓凡府寺州廨丘里之室郊遂之居得以審勢高下隨方廣狹敞樓觀鑿户牖延空光揖秀色如植如負如飛如騫熙而陽肅而陰四時朝暮開闔晦明者皆岷山

雲氣往來日月吐呑也成都官治多勝處端倚此山向背為重異時名輩接武於此往往貪得擷取為懷袖几硯間物神明之所激妙奇異之所鍾萃浩乎鬱然文章事業不論其人胷府氣象可知也頃以邊圉多事要塗貴人尚不得緩帶為治而金穀計筭跼蹴糾纒求如曩者燕笈豈弟於俎豆升降以無負西山之勝非曰不能有所未暇況俾之一日之葺茲豈其時使者潼川任公將漕西蜀方有司吝出納以幸集事獨能以約致詳以

靜制動視族庖鈌折於大軱一割者處之裕如先是有堂名讌思層堂作樓而未名大抵歲久支撐懔懔若將壓焉者棟墨塵蝕斷碑卧草讀之則趙清獻公之經始而文湖州為之記審矣可以躋可以宴可以憇息昔之所在誰續誰似官如客寄屋如亭傳風雨鳥鼠不經人意且公則壞之私則營之豈人情哉於是即舊圖新用力不煩芟荒撥穢程績為多因以奭西名樓并繪清獻湖州二像於壁曰吾非敢作也自有此山以來如湛輩

未問至於景行無窮斯人斯文與岷之三十六峯巍峩
於目者可磨也哉石竊謂開物成務此學也妙之於道
任重道遠此才也寓之於仁固有以媢世為學淺粗與
農圃同役以適俗為才競走與蒲博爭路智跨力攙終
為畱人不知君子曰道曰仁將以澤物庇民而刻意細
技有不足呈盡亦藏之於無所思慮毓之於清曠粹夷
放之於虛明與塏窅爾心化倏爾神運而天道已行矣
公所以嘯咏一室以風示吾儒仁義忠厚之實且因蜀

山慘舒為吾民休戚之占非特登臨觀美而已雖然斯未足以窺公之盡會公有旨名東去落成登樓之賦客有未具若乃歲月大槩俾來者有考似不可無籍

轉運司綠雲樓記　　劉德秀

成都漕臺之右有樓屹然榜曰綠雲今使者梧蒼盧公所徙建也樓之始為堂於臺治之前鹿園而冠樓其上堂曰燕思而樓未名則治平中霍公交實為之堂敞中葺併樓以新堂仍舊名而樓曰爽西則乾道初任公愷

實為之其建置命名之義有文湖州與可若李方舟知
機之記在其山川登覽之勝賓客燕游之適前創尚可
追見而後葺者固在宜無所事更矣何從馬樓之地厥
初營主管文字公廨其上實聯屬臺治一嬉笑動息必
聞於理勢俱弗順前後病之睨莫能易及是朽敝甚主
管文字司馬逯謁于公規徙其廨於鹿園而以讌思爽
西者置其地且曰清獻趙公嘗為斯堂顏篆儻從此適
與琴鶴堂相峙於事宜為稱公默揣漕計歲入有齊限

且環一道郡十餘卒有水旱羡補不足將不給頠安所取羸資以事兹役間閲籍得自變漕移此時僦舟費若他道之餽遺總為緡二千九百有竒皆前至不用而蔵之官帑曰吾於是乎有資矣即兩撤而新之程工度材毫計縷會費不佗取而用適足既成上樓下堂視前不侈撲今不陋堂額存舊示不忘始樓面勢直名不得仍故四顧茂林修竹蓊然環翠則取太白錦城散花詩飛梯緑雲中之句易以今名且屬德秀記始末德秀聞能

勤小物者然後能成天下之務小之不圖大於何積公於一樓之費不苟取以瀛漕計其勤小物者歟又聞能審取舍廢置者然後能盡用物之智今公儲所不當用之財以適所用其審取舍廢置者歟若是而成天下之務盡用物之智不難矣使公繼自今得一行其勤小物之志盡籠天下大計其取舍廢置有萬萬於斯樓者則其利天下豈有既耶是可書也雖然亦有懼焉人之情於物得之孔易則視不甚惜後之人其毋以斯樓也不

病吾財而取諸無用或者傾弗支漏弗補以隳公之志也夫其抑思此以自警也夫公名彥德字國華廉正仁信人也其為治如其為人樓之徙建以淳熙己酉十一月之二十五日斷手以十二月之三十日後一歲記

重修東鈐轄廳記　孫直言

益州占輿鬼之分為劍南一都會朝廷選賢鎮守以兵鈐統制兩路復用武臣二員副之兵農之便宜刑獄之輕重撫柔措置得以關預權劇任寵賞格不次非諸路

比自咸平中掃清寇難之後垂六十年民編乆寧不識戈革上方精究治本圖安鑒危故鈐統之官益艱其授皇祐四年端明殿學士楊公治州政成汾陽公由作坊使領戎事下車逾年罔不修舉官舍頹圮經葺未遑公從容請於楊公曰聽事將壓不足以庇風雨署表不嚴非所以虔君命於是消辰始擬改作自庀事至訖役能使人以悦道材工之費亡秋毫及民公本以儒學登科而器用適變其規模制度審曲面勢雖梓人獻狀大率

出公之心匠焉萬瓦鮮鱗袪翼即新可以饗軍可以序
賓夫人之處湫陋則情竇煩宅清曠則神機王情煩則
耳目不得不怠神王則思慮不得不審茲必然之論也
識者謂公之構是宇豈特奉身而逸居専為宴豆之地
蓋將有所思焉所思者何國恩殊優思有以報之軍政
未便思有以更之使坤維阜安長見豐樂主上無西顧
意得非心之存乎以是而言則公之用心何如與夫侈
飾亭觀不急之尚可同年而語邪昔房琯所在繕理廨

守乃著能名前史稱之今徹壞起廢廣帡幪之陰軒豁壯觀宜無愧於古君子直言辱命俾文諸石謹提筆以誌歲月

鈐轄廳重建報忠堂記　朱輅

唐自天寶以後置使劍南道為西川節度治成都而五季之亂不一姓宋興藝祖受命首發畿甸兵番大戍蜀而内遝侍從執政望人為守帥置二護軍掌尺籍五符以與府帥聯職而鈞其任建東西二寺以處之號東西

鈐轄而故老相傳號兩衙自建隆至靖康閱百七十年
而規模建置如初日西鈐之居舊有堂榜曰報忠蓋大
觀初高侯偉所治實創名之而以轉運判官周侯燾之
文志其事及其作堂落成之歲月而磨石書刻而碑之
建炎中朝廷始命樞臣奉使宣撫四川號處置而聽其
以便宜黜陟於是加府帥安撫而省西鈐之員所居之
官既不復嗣其前而堂之棟宇榱題僅存於荒園廢址
之間逮今二十有三年而閭井皂隸樵蘇牧圉蹂躪出

入游居參錯於其下紹興丙寅之歲劉侯光輔始以右武大夫涖其職於東鈐之公館考其官職存廢而惜其堂之寢以壞也乃度地鳩材更築於所治而徙置碑石於堂中悉所得舊材徹去腐敗而易以新竹以箘木之棟楹梁衺者以枚椽以枝合三千五百九十甓之大而磨者以方狹者以條瓦以半合二萬三千三百堂之深三丈八尺而廣加二十之一工以日計者合役夫七百五十二起於紹興丁卯正月以丙戌而訖於三月之戊

子而役以成其經理營度皆侯意所自出而數十年將壞之屋鼎新於一日侯之說曰鈐兵之官一職而二員一廢一存而職不改其舊況其名報忠而光輔之來猶不異於建官之初而使前人之志泯沒而不傳乎且光輔世將家出入宿衛扈從邊陲為扞禦蒙寵遇於朝者不一世上幸不棄録其薄効微勞使治兵蜀土以禄其家日夜思自奮勵願効尺寸副恩奬新斯堂也追維昔人名堂之意朝夕而思之以無忘吾家世事君許國之

初心豈其游觀燕享之適哉是宜書侯居官無所茍自始至至且去啇衣節食收理其遺棄材植葺其樓亭齋閣堂宇敝陋者十有四而樓之四周增屋亦二十間又惜公宇歲久將仆者相繼余所經歷率匠意區處將次第營理之期必葺乃已而於兹堂之役尤致意焉其知為臣之義也與紹興十六年記

東園記　　李良臣

山林泉石之勝閒曠靜深與人跡相絶如廉夫節士冲

澹髙簡子立壁外使人一見之名利之心都忘雖平時貪黷忿躁胷次焰焰未易撲滅者亦復念慮灰凍得大自在於一息之頃然廉夫節士多滓蛻埃壤自放乎山顛水涯披莽蒼而耕横清泠而漁甘守枯寂不可藝邇而山林泉石之勝常宅乎幽巖絶壑崎嶇阻遠之地非離世遁俗捐妻子情愛棄富貴利達長往而不返者莫得以享其樂也成都西南大都會素號繁𪏮萬井雲錯百貨川委髙車大馬決驟乎通逵層樓複閣蕩摩乎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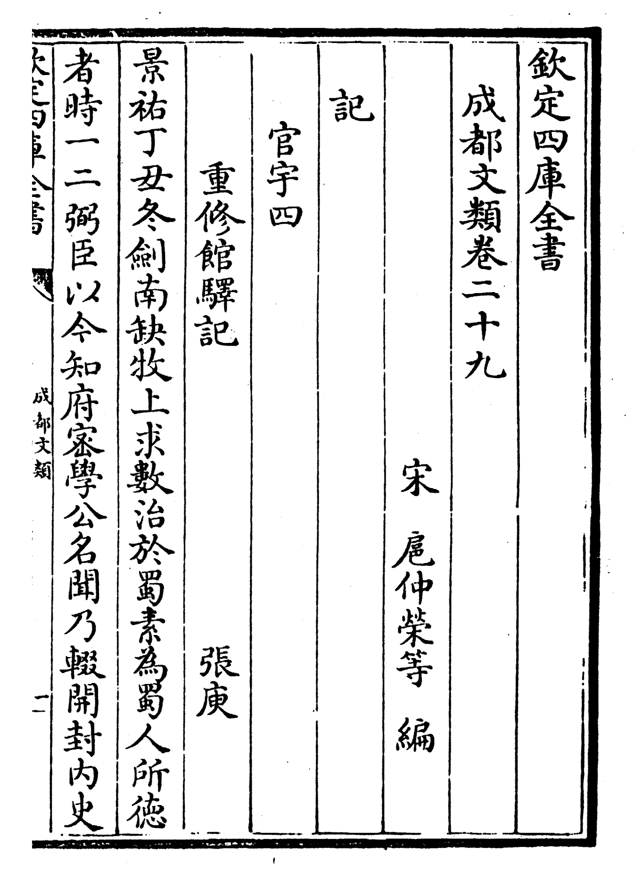
空綺縠晝容絃索夜聲倡優歌舞娥媌靡曼裾聯袂屬奇物異產瑰琦錯落列肆而班市黄塵漲天東西冥冥窮朝極夕顛迷醉昏此成都所有也跂而望山林泉石不啻楚越之隔曽得而夢見之哉益州路兵馬鈐轄种侯治其後圃為池亭臺榭植佳華藂美木舘宇星陳欄檻翼異翼於闤闠鼎沸之中而有清流翠陰蕭寥傲睨之適易喧而寂變劇而閑易其所難而致其所不可致兹不亦異乎惟舊有池泉竇堙塞涸為枯泥偶新泉破地

而出從而導之則故泉繼發觱沸衍溢滙為澄瀾因築堂其北命之曰雙泉挾以二軒曰錦屏以海棠名曰武陵以桃溪名梁池而南為亭曰寒香以梅名後為茅亭曰幽芳以蘭蕙名池東為大亭曰三雨以桃杏梨名池南兩亭東西對峙曰緑淨曰連碧雙泉之北有老栢數十株巨榦屹立為亭其中曰翠隂復樓其東曰朝爽西因垣而山曰五峯下曰五峯洞前為山舘水繞環之宛如山閒也於是來游者含嚮而入門則塵容俗狀如風

卷去俯清泉弄明月睇層巒之峩峩悅鳴禽之啁啫風露浩然煙雲滿衣主賓相視仰天大笑初不知其身之在錦官城中也嗟乎侯之才力智思亦高且深哉埏埴風物吐吞光景來清游於萬里收成功於指顧然則推之以撥亂解紛舉瘡痍疲瘵之俗而登之華胥之國吾知其不難也已抑又有說焉僕守簡池連歲以檄程四川進士試文凡一再至少城至必謁侯侯輒具宴俎以相酬酢視其後圃荒蕪不治無異村疃侯其意者以國

步方艱未暇有以自樂也今年春解紱陽安來謝諸臺距前時不越數月耳而土木一新恍如幻出不覺失聲驚嘆曰是何神且速也蓋隣境交歡太母來歸遠近内外和氣充塞今者不樂將何時而樂乎於戲若侯者可謂能與國同其休戚矣是皆僕之所喜書而不得辭者也侯名湘字楚源豹林隱君之後浮休居士之外孫誽禮樂而敦詩書有古元帥之風云

成都文類卷二十八



成都文類卷二十九

宋 扈仲榮等 編

記

官宇四

重修館驛記

張庚

景祐丁丑冬劍南鈌牧上求數治於蜀素爲蜀人所德者時一二弼臣以今知府密學公名聞乃輟開封内史

來鎮三蜀蜀人喜公以近職持節靖遠方無不柬鄉相語曰公昔為青神邑宰不尚威而仁靡不畏其仁為十五州憲使不尚惠而尚直靡不愛其直守東川仁威惠直兼用而不貸我三蜀民已甞以公之政與乖崖文康相輕重矣公既下車屬邑有吏納為保長而殺人者金反梏拲其非罪者為死罪至刺史廷公曰囚色宪而護囚者氣不直護囚者其囚乎命讞之護囚者即保長果煞人被囚者始豫爭口語果不殺人逮正其獄則遠近

謂公爲神明焉己夘夏秋不雨舊梁益間遇旱災雖民饑死滿道而爲牧者率不敢聞上求减抑常賦獨公曰屬土若穿民平日猶艱食今千里爞爞稼已病矣苟坐觀其斃人謂我何亟謀於司漕明太史太史天下竒材也勇於義與公飛驛告於朝不越月竟得詔蠲被旱之租半用是穀不甚翔活力田之民數萬計議者謂公之惠不减於時雨焉公復念屬之帛供他道軍須最多矧旲賊未誅王師宿隴外若經度不中權賜與安出乃奏

添雨税外租布直洎官塲買物價衆既便之歳入加倍舊府帑多積絲相沿成獘因募工紡織之得絹四萬匹皆北輪以雄邉古人謂體國利民之道行之甚難公居方面從容而行猶不為難焉噫審决既明吏卒知懼食用咸足盜無繇起貢入有備官可少安由是公語諸佐曰周之侯國十里有廬廬有飲食而賔至如歸且成都館基於孟氏再完於國朝太平興國中迨今五十年而梁壞棟撓寓者負覆壓之畏茍乗此餘力不為新之則

後將安仰請監兵王君為我計其材材必出於官勿出於民為我程其工工勿藉於民必藉於兵王既健於事自春旦星之中至冬危星之中治屋三百間堂廡庫庾甲丙相位舘既成公之門生庚猷重修成都舘記然春秋之法修舊不書今足書者知府客學公行事云寳元二年十月二十日

新都縣修廨舍記　范鎮

昔仲由治蒲溝池深墻屋甚閑夫子過之歎稱其三善

薛惠為彭城郵亭廢橋梁不通父宣觀之弗曉以吏事何則入其國知其教觀其法知其智必然之至理不易之經義也古新都之勝邑當益部之北道賦輿錯出編籍浩繁宰非真賢人或罹害東漢中第五訪以最聞相去千載間寂寂寥寥罕嗣興者故此縣頻年仍以不治終故官事之舍寢久不支震風凌雨無帡幪之蔽上燥下濕鮮闔閭之避欲其隆撓棟敧壞梁非剛廉敏明首公而餘裕者其疇能志於是乎汾陽郭君繇中秘書為

之宰正色率民温文馭俗小大之獄得必以情幼壯之科慎於同力農入異於他界民居極於按堵居一日昌言其衆曰署者位之表寺者事之嗣嗣不謹則事弛表不立則位廢既廢而弛政將安出因上其狀外臺儲堅財募良工凡堂除廊廡若干起某年以某月日成謂子鄉樹孔邇俾記其事予嘗病人有貴因循重改作容身謹職而去者不爾則專勤於末務急諸下以稱待過客令而獄必以情信逮下也力不同科仁惠心也農入則

時順人安則事集以是而舉其古人之政乎後之居是舍屨信繇仁以順時集事而民不受其賜者鮮矣

華陽縣署記

陳薦

今上壬午春東武楊君承詔守華陽華陽户五萬征賦獄為蜀大縣甲君通敏敢斷究法家本意照隱以明決繁以約摧暴以威扶弱以愛未期政為下信且樂整整號無事部中無老稚既恨來晚又畏亟更去君嘗以縣署久頹半不能蔽風雨集材工新之周季孟成穹隆軒

谿碁叙鱗列素不及陋飾不及侈凡人居所宜有者大小悉具夫乘權役人為土木功此易白白懐惠而為則無怨今君為家長能庇衛之增繕一署真可為後之來者宜念權主恩也得以尊已布一令無忘尊主居民力也得以休已舉一事無忘休民二者無廢何愧負哉自侯國為郡縣政教刑罰粹龐平峭生靈大休戚治亂大根柢咸在郡縣矧郡務閭妥叢冗縣宅大本蓋事之蝕民蠹國必由芽蘖以迨蔓衍縣能斸去芽蘖則郡無芟

雜蔓衍勞可非人耶於戲天子深拱總綱以豐禄美賞收羣吏功相君能輔上來俊良以署吏俾天下郡縣櫛櫛俱材則桓撥基幹章焉在茲蔫來尉此適會新署成託文以題歲月辱為僚不得讓本其事以書慶歷四年記

頒詔廳記　張俞

昔諸侯異政周道所以衰微刺史宣化漢德所以隆盛有宋建國承唐獘極剗五代亂本造四海法制廢諸侯

削武力割郡縣建官司齊統紀壹號令相臣議政於上
守臣布職於下上下合德君臣同功淳乎無為陵軼周
漢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弘農公治蜀
二年舉漢刺史之職宣號令於方國乃相府門之右地
作宣詔廳恢廓穹崇壯觀藩宇於是文武僚佐將校吏
士相與觀而議曰夫詔者天子之命令制治之大猷也
禮樂由之而生教化由之而成刑罰由之而清赦宥由
之而行賦斂由之而平法度由之而明兵以之休民以

之寧大哉詔旨包天地昭日星澤羣生定八極帝王之
彛訓也在昔睿聖用之而興昏季失之而廢循良奉之
而治姦宄違之而亂詔之所繫可不慎哉今天下州郡
唯蜀為大封域有岳鎮之重刺史有方伯之尊梁岷奠
其區江漢流其域左控秦隴右扼戎夷統制二方包帶
萬里俗侈物衆姦訛易動往者守將貪戾乕用其人蒐
慝聚頑賞罰自任上卹之則下暴上與之則下奪上宥
之則下罰上通之則下塞詔令不布王澤不流於是三

盜乘而互亂順均旴也則非蜀之罪姦臣之罪也我公
圖治亂之本冀安斯民莫若宣詔旨諭羣心薄賦斂省
刑罰屏貪吏戢驕兵節財用息民力隆學校厚風俗一
年而教遂行二年而歲大稔和氣昭洽休祥蕃滋天子
聞之寵以休命覩夫大厦岳立號令神行堯言舜謨天
光日照乃有黎老童稚鼓舞而頌曰昔之棼棼吾民亦
貪今之煦煦吾民乃豫頒詔之德永我王度於是天下
知公之在蜀不苟利其身若此之遠矣昔黃覇為隸川

太守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王襄為益州刺史宣風化於衆庶使辯士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漢宣嘉二守臣之良史冊載為後世法今聖上德冠孝宣我公政郡於襄霸斯廳之作上揚君德下敦政本可以風天下勵後人孰有間哉俞從郡士之後采録謡頌紀德音以備史官之載冊如班固者焉

新繁縣衛公堂記　　宋佾

堂名衛公思賢也陜右之孟明館襄陽之浩然亭與夫

召伯棣房公湖之類地因人而重名隨地而傳更千百歳灼然如昨日事葢盛德著當時遺風播後世雖窮達遠近之不齊其有所思則一也繁江令舍之西有文饒堂者舊矣前植巨楠枝榦怪奇父老言唐李衛公為令時鑿湖於東植楠於西堂之所為得名也公諱德裕字文饒大和中來鎮蜀由蜀入相方言地誌駮落難究傳又不載在繁之因而縣之西南有二橋名蟵水者尚當時遺事里民類能言之則父老所傳葢有本云南充雍

少蒙湓邑之始慨然思公之賢而慕之顧斥其字名黷於卒胥稱謂之口廼障堂後壁嚴繪其像榜曰衛公堂以尊異之公偉人也文獨步於一時武折衝乎千里忠嘉表於四朝功業冠乎近代會昌之政幾致中興蓋與姚崇相上下然其至誠能化悉怛謀之野心而不能杜牛李之讒口能決策制勝於晉潞田鶻之役而不能明智於其身能以死後之精爽感動令狐而不能解其生前之恨能使繁人指樹懷之至今而不能容於宣宗之

世原公之用捨係唐之盛衰則凡所不能豈偶然哉要之萬世知有李衛公斯無憾耳公之顯烈尤著於蜀而遺跡獨存於䋣凡經幾令莫或加意令少蒙始圖其形是正堂名庶幾覲英姿而想賢業非直慰邦人無窮之念且思齊焉少蒙明敏絶人學博而文工朝廷才之擢貳劍陽矣不以將去而怠於歐剔蠹根疏滌利源事迎刃解吏不敢肆百里帖帖然猶思衛公之賢以自廣此其志豈小哉夫苟謂之賢世異而道同衛公之植斯楠

豈期後人之思乎誠能思之又能繼之殆使後人而復思後人也安知無若今日之為者又正名設像紓邦人無窮之念耶政和八年記

雙流縣令題名記　　闕名

二江令廨之東偏有故題名碑廳存焉石理疏惡字畫漫漶固難於傳遠而規置短狹追琢幾滿又無以待後蓋自咸平以上缺而弗錄已亡可考自咸平以後雖歲歷僅可識然或並著到罷或頗脫弗著不能皆詳焉朝

奉郎知縣事李侯嗟其然亟礱石將易之前馳書求余記某曰李侯子之易此石也將書日月紀官次為新故授受文具則某無以言矣將揭姓氏張善惡為銅墨坐右烱戒則某請效其說古今論賢令咸曰西門豹之投巫嫗董宣之格主奴何易于之焚詔版此數者誠難能然某弗尚也以為是特奮須臾之決就譎奇之名耳非所以為中行法也彼縣令自有職調護柔良知其苛癢詮察幽隱達其顰呻經以德義緯以法理主以質實附

以文雅若是者顧不足就名耶而何以驚世之迹為令
夫侯所謂賢令使人愛思者有能出此耶而所謂惡吏
為人譏詬者有能為此耶嘗試以此迹前人姓氏而尋
善惡之實吾知其不可掩已然吾聞二江有三相皆舊
縣尹也縣人頗矜以為寵常名其廳存其像而鄉先生
鄧公又載諸詩以實之其一人乃唐逍遥公韋嗣立也
當時之政號為二川最人以故到于今傳之其二人則
名與像俱亡矣意其政無它異故易泯也嗟夫以公相

之尊等縣邑之陋名數品級孰為顯晦然朱邑為嗇夫去今千載猶歆歆起人意而二人者生雖貴重無二死曾不得與桐鄉烏鳶共飽此可為吾大誡夫惟毋陋微官而恐忝所荷有如潘河陽之志則韋公無難為也決為之而已矣李侯名孟侯字聖舉由華陽遷此邑再以治辦聞亦近世賢令之一云

華陽縣主簿廳內東壁記　李𧼈

李師望會昌六年攝丞專知大中元年秋得替就選金

堂縣令遷南路運糧使兼監察御史裏行遷昌韶台邛黎等州刺史咸通九年八月九日自朝議大夫前守鳳翔府少尹賜紫金魚袋授嶲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嘉黎雅等州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并統領諸道行營兵馬制置等使右一百一十九字在華陽縣主簿廳事之東壁自會昌六年丙寅距今乙丑凡三百歲筆墨塗糊間已缺壞不可讀叅考史諜乃得其全而李師望三字特居上方點畫故在飾以丹青

亦未泯沒也按方鎮表定邊軍建于咸通九年六月廢于十一年正月始師望言成都經總蠻事道遠不時決請析邛蜀嘉眉黎雅嶲七州自為定邊軍屯重兵于嶲而治於邛懿宗入其言即詔師望為節度使然邛抵成都才五舍嶲最南去邛州又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而師望肆為誕謾居之不疑益務掊斂自厚又欲激蠻怒幸而有功殺蠻使楊酋慶等戍士既積怨將醢師望以逞會召還而竇滂之滂貪沓尤甚蠻未動而定邊先已

困已驃信乗之遂傾國入冦焚掠斬艾莫攖其鋒進圍成都期月乃去始蜀人被嵯顛之酷痛未定也適四十二年而酋龍復來徵盧耽善守吾其蠻乎師望不知何許人史亡其傳其為鳳翔少尹也資治通鑑録焉史亦弗載今以壁記考之其資歴尤為詳備葢師望初攝華陽丞專知捕賊務既而一為令三為刺史皆蜀郡邑宜師望之習於蜀故也唐自天寶以來方鎮强於京師作福作威狼抗無上師望熟見夫前日之竊位者驕縱自

如而天討終亦弗及包藏禍心睥睨旌鉞者非一日矣卒因釁事鑿空抵巇幸得所欲定邉既自為軍而西川節度權始奪矣統押近界制置行營師望實兼領之而成都不得與也師望始丞于兹星一再終而遂建大將旗鼓獨制方面符舊邑趨新府彼誠嗜利忘恥得意驕色政自滿盈而昔之皂隷輿臺猥蒙師望顧盼之恩者又將以夸眩曹偶猶恐其不大章明較著也則相與更治其嘗所居止使益壯麗大栱方梁塗澤蒼黄揭其姓

名而大書其官爵推究本始用為光華情狀畀鄙抑至
是豈不重可憐笑也哉然而度其當時所以稱賛師望
者又不止此也此特其僅存者爾師望往師定邉曽不
再臘而冦難遽作蜀人恨不食其肉而師望復以智免
則夫鄉者稱賛之具自當掃刮磨滅不留蹤跡而東壁
所記亦遭圬墁矣孰知其歲月浸久風雨摧剥筆墨隱
然復出於楹桷閒耶烏乎殆天意也春秋三叛欲盖而
章其師望之謂歟師望之生既幸脫斧質讀書史者又

以瑣細闊略不復窮究然其創造禍亂傾覆邦族者要不可赦乃緣壁記追正其罪使姦盜亦少知懲戒云

又壁記　　前人

主簿古官也内自公府卿寺外則州郡及縣皆有之而辟召各從其長天子不命也西漢二百年縣主簿莫見於史永元以後召陵寧陽始用義烈著而考城事尤籍甚歴魏晉七代乃無所聞盖主簿於縣其秩最卑與斗食佐史均號少吏弗得亢禮丞尉非有瓌行瑋節則其

姓氏泯沒弗傳宜也髙齊末造鄉官或降中旨縣少吏固多敕用而史記不詳文皇創隋始於長安大興二縣特置主簿其班僅得視九品之亞及唐則舉天下縣遍置焉除授悉經天官而品真在九矣且陞其位而使尉下之逮令猶然也華陽為縣古無之貞觀中始析成都置蜀乾元初又更令名當析置時主簿與令丞尉蓋隨而有載祀遐邈其聽事乃失故處令所居實自它轉徙棟宇非厥初也以會昌壁記乾符柱刻考之本唐捕賊

務捕賊務之名史絶不書其知務事者亦復無定或以
丞或以功曹參軍此皆因壁柱記刻而後畧見其他固
不可復知也會昌迄今逾三百年兵數起成都中千門
萬户時遭焚裂求往日之破甓斷檻殆尺寸莫獲而此
廳事顧能獨存朽鏝朱墨未改其舊是故偶然耶將成
毁自有數也烏乎其閱人益多矣轉徙之繇與始得而
居者皆亡所推尋其可考者且此歳壬戌之秋余實來
主此縣簿掃壁而讀記洗柱而視刻念其多歴年所慨

然有感於余心行且去矣乃使匠氏支植傾頹草除腐爛墍茨丹雘煥如作新苟無它虞則繼自今尚可為數十百年計也興廢補壞敢不務乎遂并書設官置縣所從來為重脩主簿廳事記而刻諸梁以告後之人云

新繁縣三賢堂記

樊汝霖

吾友沈居中為新繁以暇日訪繁上故事則得賢者三人焉其一唐宰相李衛公德裕文饒其一我宋故贈太師王公益舜良其一龍圖閣直學士梅公摯公儀三賢

者李衛公王公嘗為是邑而梅公則邑人也居中於是即縣署之東新為堂繪三公像其上榜之曰三賢堂既成以書抵予曰其為我記之嗚呼衛公之事業文章世傳之史載之詳矣而不書其為繁豈以公勲烈如彼其崇一縣之政不足為公道歟觀其節度西川所以治蜀相武宗所以治天下而所以治繁者可見矣逮今餘三百年父老思之不忘以縣署最大一楠四栢為公手所植此與周人指甘棠以懷召伯何異前任人為此作文

饒堂後更名衛公蓋得之矣而堂宇褊小不稱及是居中徹而大之并與王梅祠焉王公始字損之年十七以文謁張公詠奇之改今字祥符八年進士後以殿中丞來為邑始至有犯法者鄉所素嫉也公絛其姦上府流惡處自後一待以恩信迄其去不更笞一人去而為韶州終江寧府通判位不滿其德則有子荆國文公熙寧間相裕陵以經術為天下學者宗師梅公天聖五年第進士甲科歷臺諫言事有體仁宗嘉之嘉祐二年與歐

王韓范司貢舉得人甚盛時蘇內翰在得中以牋謝諸公而謂公為大臣元老其秋出守杭天子賜詩寵其行後徙金陵河中府以卒甚矣三人者之賢天下所共忻慕也而居中獨拳拳於繁其於李衛公王公不特取以厲已思齊焉葢以厲來者也乃若梅公則將焉一邑勸焉或謂繁於成都為劇邑自梅公以來擢巍科躋顯仕者不乏賢在熈寧為御史元祐初自考功郎中知令潼州呂丞相蘇公皆賢之則有若周公尹正孺在今中興

為給事中羽儀朝廷蜀之仕者視為領袖則有若勾公濤景山何獨一公儀氏哉居中曰然吾固知不可一二數特取其所自始者爾而況梅居鄉時實與王相值凡以詩往來者八十六和易而思深平淡而旨遠讀之使人一唱三嘆大雅君子也吾喜其有補於風化為刻石其祠矣有能登堂而瞻其像讀其詩雖暴悍者吾知其易直子諒之心莫不油然為之生矣以美化厚俗未有捷乎此也是豈小補哉居中之論如此誠有味其言也

予是以書之居中名卣予金堂人建炎二年進士第三人時以左奉議郎知縣事清慎强敏縣學縣南門一新徽科以時庭無留訟逾二歲人安之唯恐其去也有不予信視其所作堂亦足以知其人矣

雙流逍遥堂記

李燾

雙流有堂曰三相其得名最久案諸史牒唐韋嗣立嘗長斯邑政績殊異後相則天中睿所稱三相嗣立其一人也餘二人葢莫知孰何或曰嗣立父思謙兄承慶仕

皆歴鳯閣鸞臺邑人深徳嗣立故併思謙承慶法其形貌因集其門凡而號以三相他族不當間此或曰圖像故止一人好事者强增益之俾益三數不知嗣立為相實三拜三已所稱三相即嗣立也思謙承慶無與焉余謂思謙承慶雖無併存之寧過於厚若論思邑要當以嗣立為主且究其本末嗣立蓋長於治民相國殆無足言自隋改廣都曰雙流迄今踰五百歳佩銅章結墨綬者紛不可紀而嗣立獨擅能名入踐臺閣更以平章事

檢校汴魏兩州不嫌遠外先十八人請行晚益流落而巡察使猶表其清白可陟之狀所長果在此不在彼當時最課諒非茍相諛悅必有當民心可傳繼者惜哉予未之聞也嗣立既能得民其好尚復與流俗小異雖屈廊廟每自託於山林孝和嘗幸其居即詔嗣立襲逍遥公叟故封逍遥公者嗣立之族人在宇文周時志節尤高嗣立要非叟對然察嗣立胷懷本趣似不以紛華盛麗為悅者顧弗能蚤自絶於匪人與楊宋崔趙同執國

柄豈必真知方外之樂抑亦羞處汙穢姑託此強自洗濯乎故余於嗣立猶有取焉爾嗣立去雙流既五百歲而予實來邑之頹剥殘缺固非當時比而余又遲鈍迂濶不堪世用拊存凋瘵惟恐傷之得免斯幸而何敢望嗣立之最課若山林則予所固有也嗣立又烏得以權埶而兼取之乃即堂之南更啟牕戶乘嗣立故封而命以逍遥簿領空隙徜徉其間庶幾不失余之初心且為斯邑故事云

教授廳堅白堂記

李石

君子必擇其所宜居如適然居之猶擇也猶則宜不宜有不暇擇而唯其所適焉大凡人之奉其四體莫不唯其安佚便利與夫鮮華甘美之擇以為耳目鼻口之適一有不擇則為非所宜而有不適焉者則命之曰陋陋者不擇之病也故昔之君子出則願為九夷之居其處也雖顏巷之惡不以為憂者凡以矯世之棄所陋而取所宜者故能適適則不陋矣石以博士被罪還蜀不三

月天子神聖哀憐其罪畀以成都學官至是士友皆語以喜而嗟蓋喜其至而嗟以非所宜也既到官即舍懍懍數楹之屋皆支掌摧剥以為居者方冬春交雪散風雨之會屋之東隅無他草木唯梅竹二物如相視而嘻而相語以悲者方念所以流轉棄擲以即死得為此惠者乃天也因思所以自適者試酌酒梅竹間長言之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於是二物者相與笑之曰吾之二物所以得全於歲晚寂寞者以不

知其名之居也今子以是與我而名焉我一而物衆而我與物始焉仇敵矣以一堅而受衆脆則堅者磷以一白而受衆污則白者緇石於是復舉酒以酹二物且聊以自適而為求名者之戒

成都文類卷二十九